

小河弯弯

夏廷献

人生

如小河弯弯

命运

似河东河西

一个

纯真善良的女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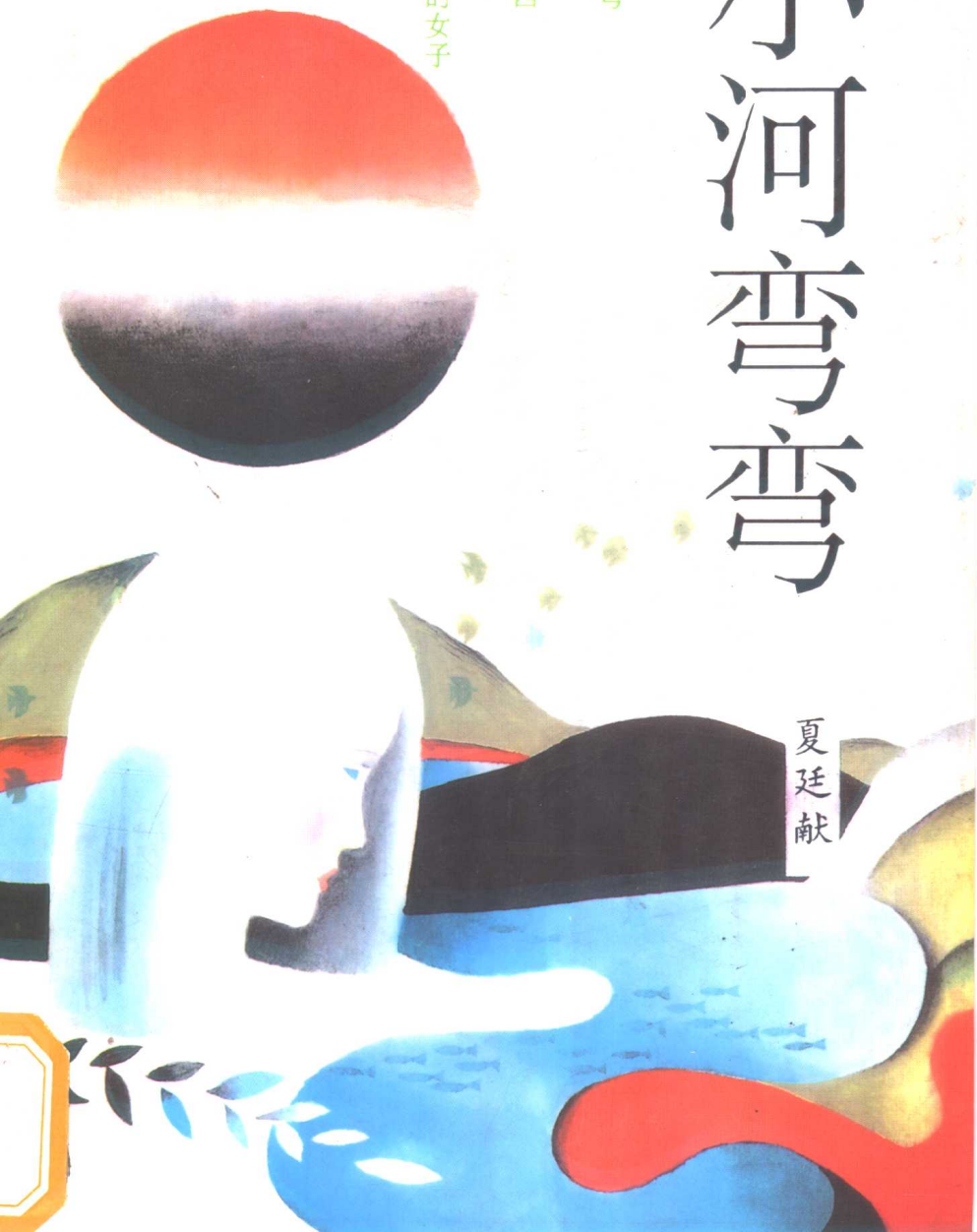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越过

苦命之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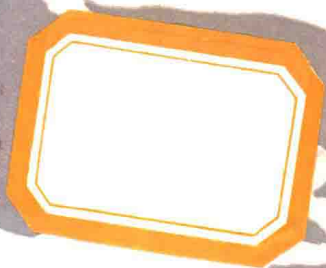
到达

幸福彼岸

……



小河弯弯



(京)新登字 154 号

责任编辑:鲁宝春

封面设计:刘家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河弯弯/夏廷献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 1994. 7

ISBN 7-105-02237-X

I. 小… II. 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5875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)

史山印刷厂印刷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0 1/4 字数:223 千字

印数:0001—3000 册 定价:8.60 元

献给 1994

国 际 家 庭 年

第 一 部

河 漩

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中原某地……

一勾月牙儿悬挂在半空。

朦朦胧胧的夜色中，一条象绸带一样的小河，轻轻地缠在马家村边，静静地淌着……

在村头靠河边的屋子里，年轻貌美的牛玉枝，正在油灯下纳鞋底儿。她一边纳着，一边轻轻地哼着儿歌：

月奶奶

黄巴巴。

爹织布，

妈纺花。

谁来哄俺小娃娃……

她身边是一张铺设简单的双人床，床上躺着似睡非睡的儿子马小金。

从另一个房间传来了婆婆马王氏的咳嗽声。

牛玉枝对儿子说：“乖，睡吧，妈妈去看看奶奶。”

牛玉枝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给儿子掖好被子，端起油灯朝另一个房间走去。

另一个房间，玉枝的公公马元富正依在床头吸烟，铜烟袋锅儿在烟火中一亮一亮的。

马王氏在床的另一头不停地咳着，说：“你就不能少吸一口，呛的我……咳……”

牛玉枝进屋来：“妈，不要紧吧。”

马王氏边咳边说：“不要紧，老毛病，你，去睡吧。”

牛玉枝：“我去烧点茶，你喝几口压压。”

马王氏：“不，不用了，快去睡吧，时候不早了。”咳嗽似乎

缓解了些。

这中间，从村外传来了狗叫声，越来越响了。不一会，叫声到了马家大门前，只听有人吆喝着制止着狗叫，稍倾，狗吱哼着叫了几声不响了。紧接着便听到了“咣咣”的敲门声。

房间里，马元富停止了吸烟，不安地：“谁半夜三更敲门？”

马王氏惊喜地：“会不会是金龙回来啦？”

牛玉枝疑惑地：“不会吧，前天还来信说工作忙，回不来。”

敲门声，然后是喊声：“开门，我是金龙！”

马王氏高兴地：“我说是金龙吧，玉枝，快去开门。”

牛玉枝放下油灯，出去了。

马元富：“咋这晚才回来？”

大门打开的吱哼声和关门的咣当声传了进来。

牛玉枝领着丈夫马金龙进屋了。

马金龙疲惫地：“爹、妈，你们还没有睡？”

马王氏：“正要睡哩，你咋这晚才回来？”

马金龙：“下午到县里，在我姐那儿吃过晚饭就往家走。”

马王氏：“咋不骑你姐的车子？”

马元富：“唠叨个啥，让金龙歇去吧，有话明儿个再说。”

马金龙：“天晚了，我怕骑车子出事。爹、妈，你们歇着吧。”

牛玉枝见丈夫回来，脸上露出了不易觉察的羞容。

马王氏：“去吧，你俩去吧。”

牛玉枝不好意思地：“爹、妈，你们歇吧。”然后，端起油灯走向自己的房间。把油灯轻轻放下，瞥了丈夫一眼，坐到床上，把已经睡熟的小金往床里面轻轻地拉着。

马金龙看着自己的儿子，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。

牛玉枝把儿子安置好，下床从半厨里拿出一条红花被子铺在了床上。她一边张罗着，一边用眼光表达她欢迎丈夫回来的神色。

马金龙在床边的凳子上，点起了一支香烟。

牛玉枝惊奇地：“你，啥时学会吸烟？！”

马金龙：“嗯。”

牛玉枝：“你信上不是说，最近很忙吗？”

马金龙似乎正在沉思中，听到玉枝的话：“嗯，这两天有点空儿。”

聪明的玉枝看着丈夫的样子，似乎意识到什么：“金龙，出啥事啦？”

马金龙一惊：“没有！没啥事。”掐灭了烟头：“睡吧。”

牛玉枝看着丈夫的神色，疑惑不安地吹灭了灯。

马金龙拉住牛玉枝的手：“一年多了，没回来，真对不起你。”

牛玉枝：“只要你在外面好好干，啥我都能忍。”

.....

这个地区的乡村院落，一般是北屋正房三间，中间一间，客厅、饭厅两用，两头的两间住人。除正房外，在东边或西边盖上一两间房，做厨房或柴草屋、牛舍。用土坯或砖头垒一个院墙，正南方向和正屋门相对的地方开一个大门。讲究的人家还要在大门内修一个起屏风作用的“影壁墙儿”。

马家也是这样的模式。正房的东头一间为上房，住着老两口，西头一间为下房，住着小两口，这种房间门一般只挂一个布帘——名曰门帘。

睡不着的马王氏隐隐约约听到从西间传来了哭泣声。她

用脚蹬了蹬马元富，轻轻地：“他爹，你听，谁在哭？”

马元富起初不理睬，后来才应声：“睡你的吧！”

哭声渐渐大了。

马王氏：“他爹，你听！”

马元富似乎也听到了，他侧了一下身，想仔细听听，但哭声却没有了，他不耐烦地蹬了一下马王氏：“你神经个啥！”

屋子里静了下来，远处飘来了几声有气无力的狗叫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哭声又大了起来，声音充满了压抑、沉痛、委屈。隐约听到了“别哭，别哭。”的劝解、恳求声。

马王氏惊觉地：“他爹，象是金龙两口。”

马元富也听到了：“这小子半夜回来，一定有啥事。”

马王氏：“是啊，咱家这成份，在外面……”

马元富：“你去看看。”

马王氏：“这时候？”

马元富：“那？……”

马王氏觉得去也不好，不去也不好，情急智生，叫了一声：“玉枝！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

牛玉枝搭腔了：“妈，有事吗？”

马王氏从牛玉枝的声音里似乎没听到什么异常情况，就说：“没事，睡吧。”

紧接着，听到了金龙和玉枝的喃喃细语。然后，静了下来。

马王氏心里说：“这两人，咋啦。”

月光洒在了大地上，树木，房子都融在了一起。

绕着村庄流过的小河，泛着熠熠的白光。

秋虫有节奏地叫着。

夜，静极了。

突然，一只公鸡高昂地叫一声，一下子把沉静的夜幕撕破了。紧接着，全村的公鸡都叫了起来。忠于职守的“司晨天使”们，开始了一天的第一次报晓。

在马家的院子里，一只雄鸡挺直了脖子，一声声叫着。一群母鸡正“咕咕”叫着觅食。

正间里，牛玉枝已摆上了饭菜，她除了眼睛有点红，神情、动作似乎都很正常。

马元富正坐在院子里修补一只竹筐，马王氏坐在门槛儿上搓绳子。

牛玉枝叫着：“爹、妈，吃饭啦。”

马王氏仍在搓绳子，似乎心不在焉地：“金龙呢？”

牛玉枝：“他一早就领小金到地里去了。”

马元富很注意倾听婆媳的对话，但没有接腔。在这儿的农村，公公和儿媳妇一般情况下是不讲话的。即是讲话，也是三言两语。

马王氏探询地：“夜里，你俩……”

牛玉枝掩饰地：“没事。吃饭吧，金龙说不等他了，一年多没回来，他说到地里转转。”

马王氏：“转转就不吃饭，这孩子真是，泥洼里出来的，到省城住了几年，回到乡里倒新鲜啦。他爹，不等他了。咱们吃吧。”

马元富仍没有吭声。这也是当地的习惯，老头子和老婆子当着别人面，一般也不讲话。他只是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站了起来。

马家村的三百多亩黄土地，大都集中在村北一东一西两条小河之间。东河绕村而过，西河擦村而过，过了村便交汇在一起。两条河中间的沟渠、道路、树木，把三百多亩地分成了十几块，每块地都有上辈传下来的名称。人们根据水源、土质，在不同的地块上种上高粱、苞米、芝麻、黄豆、黑豆、谷子、红薯、棉花、萝卜、大葱、白菜等等。现在正是秋收季节，高粱刚砍，苞米刚掰，芝麻刚割。放眼望去，各种作物，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，五颜六色，彩笔难描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乡村田野特有的成熟气息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马金龙无心欣赏家乡田野的风光，闷着头，领着儿子走在村东小河的堤坝上。这条小河虽然只有十几米宽，但终年水流不断。上游五、六里处是牛玉枝的娘家牛家庄，两村土地接壤，共饮一河。再上游十几里处就是新启县城，这条小河是新启河的一条分支。

马小金在河堤上一边跑着，一边笑着，显然，他对出来玩感到很开心。

马金龙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儿子，脸上露出了自责、悔恨的表情。

爷儿俩在河堤上走着。这河堤既是防洪的屏障，又是乡村交通的大道，历年修筑，高出水面一丈多。堤坝边上，灌木，杂草丛生。躲在这些灌木杂草里的青蛙，受到惊扰，纷纷跳入水中，发出了“扑通扑通”的响声，溅起了一珠珠水花。

马小金看着那些惊慌而逃的青蛙，放慢了脚步，问：“爸，它们为啥跑啊？”

马金龙漫不经心地答：“它们怕你呀！”

马小金停住了脚步：“怕我干啥。”

马金龙：“怕你害它们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顿住了。

马小金：“我不会害它们，妈妈说，青蛙是益虫。说完，唱起了儿歌：

小青蛙，呱呱呱，
一天到晚喊妈妈，
小青蛙，呱呱呱，
爸爸把它丢下啦。

……

听着儿歌，马金龙显然受到触动，他抱起儿子忘情地亲着：“小金，爸爸不会把你丢下！”

小金对爸爸的举动有些吃惊，挣扎着：“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”

就在他们走着的时候，远处一个黑点越来越近了，原来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，往这边驶来，临近时，停了车，下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妇女，身上的装束显然是个干部，她叫马金兰，马金龙的姐姐。

姐弟俩“心照不宣”，连个招呼也没打。

马金龙拉着儿子的手：“小金，姑姑回来了，快叫姑姑。”

小金很少见到这位姑姑，怯生生的没有吭声。马金兰识相地：“算了，别为难孩子啦，走吧。”

马金龙把小金抱起放在后座上，接过车把，推着要走。小金害怕地挣扎着要下来。马金龙把小金的手拉过来，放在车座上，说：“扶住这，没事。”小金很不情愿，但只好接受了。

马金龙推着车，和姐姐并行着。

马金兰：“说好了？”

马金龙：“没有。”

马金兰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马金龙：“姐，我看算啦。”

马金兰吃惊地：“算了，那你什么都完了。”

马金龙：“我想过了，大不了回来种地。”

马金兰：“种地！？你想的倒美，弄不好要蹲班房。”

马金龙：“那……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偶尔有村里人骑车走过，和他们点头打招呼。

马金兰：“你再想想，咱家是啥出身，送你到省城找个工作容易吗，你要是出了问题，连我也连累了……”

马金龙：“可，玉枝，小金，我实在舍不下啊。”

马金兰：“我也知道玉枝不错，所以才叫你和她商量哩。昨天，临走时，你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”

马金龙：“可我一说，她就哭了，我……”

马金兰：“爹妈知道吗？”

马金龙：“还不知道，知道了他们更不同意，哎，都怪我，我真是昏……”

马金兰：“说这话有啥用，还是想办法说服玉枝吧。”

马金龙：“我没法说服她，错全在我。”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了临回来时，在省城公园的一幕：

一个偏僻的角落，马金龙和陈会芬坐在一条白色长凳子上，马金龙低着头猛抽着烟。

陈会芬生气地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马金龙不吭声，只是狠劲的吸烟。

陈会芬：“你聋啦？”

马金龙仍不吭声。

陈会芬：“你哑巴啦？”

马金龙仍然没有反应。陈会芬一把打掉了马金龙手中的烟，想“激”出他的话来，但马金龙若无其事地又点上了一支。

陈会芬用手捶起了马金龙的肩膀，哭了起来：“你说话呀！”

马金龙似乎下决心：“会芬，我看，到医院，做了吧！”

陈会芬的手停下了，但哭的更厉害了：“我不做！我不做！”

马金龙改了口气：“会芬，求你啦，你知道，我有老婆孩子。”

陈会芬不哭了，声色俱厉地：“啊，这会儿想到老婆孩子啦。”

马金龙辩解地：“我什么时候没想到过，一认识，我就告诉你啦！”

陈会芬瞪大眼睛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到这个份上，还说这话！”下了狠心：“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到单位告你强奸了我！”

马金龙震惊地：“你！”

陈会芬冷笑道：“我，怎么啦，要不，我怎么交待。”

马金龙妥协地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陈会芬顿了一下：“回去跟你老婆离婚！”

马金龙：“啊！”手上的烟都掉了。

马金兰看着眉头紧锁的弟弟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马金龙的思绪拉了回来，说：“我在想，我咋会走到这一步。”

马金兰：“天下没有‘后悔药’，还是想想眼前咋办，别一错

再错啦。”

马金龙：“没啥好办法，那女人的事，我对玉枝说不出口，我只说是长期不在一起，都不方便……”

马金兰：“这样说咋行呢！”

马金龙：“实在不好说，玉枝过门四、五年了，实在挑不出啥毛病。”他回头看了一眼可爱的儿子，“姐，算了吧。”

马金兰：“算了，你就完了。”

马金龙一震，不由地回忆起在陈会芬家的情景：

在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，陈会芬趴在桌子上哭泣。马金龙手足无措地坐在那里。陈的妈妈冯是娥，一个四十开外的“贵夫人”，正在“教导”马金龙。冯是娥说：“你要不和乡里那个女人离婚，我不把你送进班房我不姓冯！”

马金龙乞求地：“冯姨！”

冯是娥：“别说了，明天就回家，一个礼拜办妥。”

马金龙低下头：“这……”

冯是娥态度缓和了点，安抚说：“这也是为你好，我就这么个独苗儿，你俩成家后，这家不全都是你们的了。在城里安个家，不比你城里乡里两头挂强。”

马金龙：“可我实在没理由和玉枝离婚。”

冯是娥：“理由还不好找，对老人不敬啦，好吃懒做啦，感情不和啦，趁你不在勾搭男人啦……”

马金龙不愿有人侮辱玉枝，他急忙口辩道：“不！她不是那种人！”

冯是娥转了口气，阴阳怪气儿地：“那好哇！既然你下不了决心，我可下决心啦，会芬，别哭了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到公安局去！”

马金龙惊惶地：“别，冯姨，……我明天回去，试试看吧！”

冯是娥：“早就该这样了，不是回去试试，而是一定要离，都啥年月啦，离个婚算什么！”

马金兰、马金龙姐弟俩走到了村头。金兰对金龙说：“就这样，别再犹豫了，我说服咱爹妈，你说服玉枝。”马金龙痛苦地点了点头。

村头一棵大树下，一只铁钟挂在那里，一个人走过去，敲了起来：“铛铛！”的声音回荡着。敲钟人停了一下，喊道：“上工啦！上工啦！男人割豆，女人摘花，上工啦！”又敲了起来。

马家姐弟和敲钟人打过招呼，走到自家大门前，正要推门，门开了。玉枝带着摘棉花的工具出来了，见到马金兰，热情地：“姐，你回来了。”

马金兰没有想到在门口遇到牛玉枝，意外地：“哦，玉枝啊！上哪儿？”

牛玉枝：“我上工去，饭在锅里热着。”

马小金在车后座上叫了起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也上工。”牛玉枝笑了：“乖，听话，回去找爷爷奶奶吃饭去。”

马小金叫着：“不，我也去，”踢跳着往下下，金龙把他抱下来。

小金上去抱着妈妈的腿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也去。”

牛玉枝蹲下来，把嘴俯在小金的耳朵边说：“乖，妈妈给你煮了咸鸭蛋，快去吃，吃完了再去找妈妈！”

也许是咸鸭蛋的“威力”，小金松开手喊着：“吃咸鸭蛋！吃咸鸭蛋！”跑着进院里去了。

牛玉枝挽了下头发，说：“姐，我上工去了。”